

文敵不過飛機大砲，理論宣傳敵不過實力鬪爭。難道我們以前上當還不夠，現在還能再相信可以單靠了文字來「救國」嗎？

不但我們不相信可以單靠了文字救國，連文字這東西根本有什麼用，我們都開始懷疑着了。近年來，內憂外患的狂波怒濤，把我們這一輩，這些握筆桿兒的怯弱的書生們，都震撼得站不住腳了。大家已開始覺得文字是浪費而沒有用的。假如我們不能手開筆桿兒，去拿槍桿兒，那麼我們只有沉淪和沒落的份兒，這大概是目前智識分子同有的感想罷。

但是單靠文字救國，固然不對，如絕對否認文字的力量，也只是一半真理。我們已脫離了原始的生活時代。現代的民族鬪爭和社會鬪爭，都用着非常複雜的方式，沒有文字和理論來作指導，斷沒有決勝的把握。這好比近代的戰爭，固然必須有英勇的士兵隊伍，但同時也省不了機智的參謀本部。參謀離開了士兵，固然不能作戰，而沒有參謀的軍隊，也便等於烏合之衆。假如以前文字的工作，不能發生効力，這是因為文字和現實離得太遠了。中國的智識分子，沿襲了士大夫的習慣，喜歡站在雲端中，說些不關痛癢的話。這些離開現實的文字，誠然是浪費而無用的。但是分析現實，指導現實的文字，卻在民族社會鬪爭中，有他的重要的使命。所以我們不必咒筆桿兒，頌讚槍桿兒，現在所必要的是，筆桿不離開槍桿，槍桿不離開筆桿。

拿筆桿的智識者，如果能夠用着拿槍桿的精神，捨身到現實中間

去，時刻不離現實，我想除了懦怯以外，決沒有自悲「沒落」的理由。以文字作分析現實指導現實的工具，以文字作民族鬪爭社會鬪爭的利器，我們將以此求本刊的新生，更以此求中國智識者的新生。我們不敢相信一定可以達到我們的標的，但是能做到幾分，我們就做幾分。（愉之）

樂觀論與悲觀論

對於應付國難的方法，有兩派不同的意見，一派是樂觀論者，一派是悲觀論者。這是胡適之先生在獨立評論上面提出的名辭。樂觀論者相信一切國際公約和條約，都有法律的道德的制裁力，國際聯盟和美國至少總得說幾句公道話。日本雖然有強大的武力，但在道德與論方面，已陷於孤立地位，所以中國不必灰心失望。反之，悲觀論者，則以為一切和平公約，本來就只是帝國主義玩的把戲，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主持公道正義，所以中國不能依賴國聯或英國撐腰，除了自己奮力抵抗以外，只有亡國這一條路。

九一八以後，我們的政府，就是第一個樂觀論者。國民政府和出席日內瓦的中國代表幾次對內對外聲明，中國完全信賴國際聯盟，並且相信國際聯盟可以有一個辦法。張學良不抵抗日本軍隊，並不是甘心放棄東北，只因為武力抵抗無用，倒不如憑藉國際勢力使日本退兵，所

以他也是一個樂觀論者。反之東北義勇軍，上海抗日的十九路軍，以及許多民衆團體卻是悲觀論者。因爲他們明知中國武力萬不能抗日，但因爲國際勢力更不可靠，所以只有孤注一擲，以顧全民族的顏面。我們很明白地看出，這一年來中國各地「人自爲戰」的抗日鬪爭，多少都帶着英勇的悲劇意味。因爲誰都不相信有十二分把握，不過因國際環境逼處此，故不得已而爲之。

但是事實存在着，十九路軍的奮勇禦敵，東北義勇軍的紮硬柴，打死仗，到底替民族爭得了無窮光榮，替民族留下了一線生命。至少是培養了中國民族的自信力。就這一點說，悲觀論者的態度反是積極的。至於一般樂觀論者也未嘗不明白條約無用，國際勢力不足恃，但因爲不相信自己有什麼實力，所以只好倚賴國際。所以他們的根本態度卻是消極的。

樂觀論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對於當前的國難問題，沒有一個自發的確定的立場，所以只好永遠跟隨着國際情勢時刻轉變着。譬如九一八事變初起時，中國便可立即提出九國公約，但當時因爲美國態度暗昧不明，所以中國不敢提出，以致坐失時機。又如中國在國際聯盟本來早就可以援引公約第十五條，請國聯調處，但因顧慮國聯難以下台，所以最初只援引第十一條空洞的條文，向國聯請求。直到滬戰後，調查團業已出發，中國代表方再提出第十五條，這中間也錯失了許多機會，這都因爲對國際過分樂觀的緣故。最近日本承認僞國雖與樂觀論

者以重大打擊，但史汀生的非戰公約演說，卻彷彿又在替樂觀論張目。尤其最近因歐洲問題發生變化，美參議員李德赴法，傳聞美國對於遠東外交，有與英法合作的可能。樂觀者更多以此自慰。但在實際上美國和英法的妥協能否告成，是一個大問題。即使成功，英法或可在國聯中取有利於我國的態度，但陷於孤立地位的俄，德，意，必然和日本打成一片。日俄接近的結果，將使東省永不再爲我有。美國和英法因地理上距離太遠，一定不能加以干涉。所以樂觀論者雖一時樂觀，最後仍不免要失望的。

我們相信一個民族至少當有自信力，方能圖存。民族有了自信力，便可以產出民族生存鬪爭的決心，而不必倚賴國際局勢而轉移。所以對外一味的樂觀，實不足取，反之對外悲觀論，卻有其存在的價值。（仲逸）

國難與經濟

當軍人忙於征伐，政客忙於奔走，人民苦於無飯可吃，外來帝國主義壓力快要消滅民族生存的時光，還有一班理論與實際的經濟學家來思索國民經濟問題——我的意思是指中國經濟學社諸人肯把第九屆年會獻給國難與經濟之嚴重题目的討論——這未嘗不是一件差強人意的。事。直到起草本短評時，作者尙未能一一遍讀諸專家的論